

# 京剧铜锤花脸 三十年舞台感悟

文 / 宫寿林

铜锤花脸，在传统剧目中表现王侯将相王公贵族等人物者居多。人物有文有武有思想有内涵，以及这些人物高贵的身份，威严的性格等等。例如：观众所熟知的包拯，又称包公。这个人物在各剧种、电影、电视剧中都有所体现，所表达的是包拯成为龙图阁大学士之后的事。京剧也是如此。下面分析两出京剧中的包拯形象：

铡美案一剧中的包拯——龙图阁大学士包拯接过诉状登堂上朝之时演唱的西皮摇板转流水：“陈州府放粮归万民欢笑……”。此唱段抑扬顿挫，激昂高亢，阐述了包拯一心为国为民的心境和刚直不阿的浩然正气。用铜锤花脸来塑造这个人物，卓尔不凡。吐字发音，用唱念并重的方式方法，人性化地去体现刚直不阿，威风凛凛，恩威并重，有血有肉的包青天。大堂之上陈世美见到秦香莲提刀便杀，被阻后，包拯人性化地真诚规劝陈世美认下自己的家眷——结发妻子和一

双儿女，但陈世美执意不肯，即要回府，包拯阻拦后再次人性化地相劝，历数其中的利害——也就是广为传唱，妇孺皆知的经典名段：“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哇……”。此段是由西皮导板、原板、流水板、垛板组成的，是《铡》剧中的核心对唱，声情并茂，激情澎湃，令人百听不厌，百唱不厌。从唱到念再到气息，一字一句的细细品味，几近完美，无瑕疵，无缺憾。一句常规的导板，当唱到“府”字时以气催声，把“府”字甩出去，这个甩，是在掌控之中，收放自如，气沉丹田，吐字清楚，大气量推出后坐力收回，又如排山倒海般，声音高亢而不失韵律，情绪激昂而不失威严，音质不散不炸。

在西皮原版阐述中用的是一、七辙，朝贺天子的“子”字时，用的是在送法，“子”字清晰地吐出，唱完整再用花脸的发音部位以气托声，收住。“到如今他母子”的“子”字时，以情带声，声情并茂，“子”字出口，情真意切。“祸到临头悔不及的‘头’字”，“临”字收腔，似断非断之时，“头”字喷口气重字轻，充分表达了此事件的严重性。陈世美接唱包拯的原版，轻描淡写地叙述了自己的简历。“包拯接人来看过了香莲状”这一句的转，包拯是镇定的，也增加了几分严厉。接垛板念秦香莲的诉状，又增添了肢体表演，陈世美抢状纸被包拯制止，左手抓陈世美，右手指状，唱出了一段脍炙人口的垛板，“将状纸压在了爷的大堂上”，唱到“大堂上”三个字时，三个字两个动，唱腔肢体兼容，所表达的淋漓尽致。

现代京剧《智取威虎山》，李勇奇就是一个代表，在剧中李勇奇展示了一个有血有肉有儿女情长的汉子，当李勇奇逃出匪窟回家见到娘亲，提及媳妇孩子被害那种满腔怒火的表演唱念中表达的激情，颇具现代感。京剧这个古老的民族瑰宝还原了生活，才子佳人成为了今日的教授工程师，足不出户的三寸金莲已为当代的伟大女性。东北解放，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夹皮沟，拯救受若受难的百姓，李勇奇就是一个代表与缩影，看到锅中的饭，被救

活的母亲，眼前所发生的一切让他迷茫了懵懂了，冥冥之中期盼已久不可能降临的展现在面前。李勇奇自言自语地唱到：“这些兵急人难治病救命，又嘘寒又问暖和气可亲”，又联想到“自古以来兵匪一家欺压百姓”，回归到现实中，疑惑道：“今日事确叫人难消凝云”，声情并茂地展示了人物内心的疑虑和矛盾。被眼前救人这一幕所触动的心灵变化。此唱有抑有扬，唱中带叙，述中有唱，情真意切。

即不失花脸行当的风格，又粗中见细地传递故事的真情，拿捏的恰如其分，不温不火，为剧情的发展打下了基础，搭建了平台。参谋长在里屋救治现场出来告知李勇奇，大娘抢救过来啦，不要紧啦放心吧。同李勇奇叙起了家常。李的迷惑在交谈中传递给了参谋长。李勇奇得知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工农子弟兵，共产党毛主席的队伍，他们要打倒反动派，解放全中国与劳苦大众共患难，心中受到了强烈震撼。接参谋长的陈述唱道：“早也盼晚也盼望穿

双眼，怎知道今日里打土匪进深山，救穷人脱苦难自己的队伍来到面前”，把心中多年来造受的压迫排山倒海般喷发出来。急转急收和声细雨的弦中代诉诉中有弦丝丝如扣的：“亲人哪，我不该青红不分皂白不辨，我不该将亲人当仇敌羞愧难言”，用以情带声个性体现的表演手法，在唱而说，说而唱的叙述中回归到角色人物中。唱到“言”字时，面部、双眼、肢体综合弦律唱腔完成，这个五尺男儿像一个做错事的小孩子，把自己对中国人民解放的质疑，对自己说错话办错事忏悔的体现，用以小见大的手法表现出来令人叫绝。接“三十年做牛马天日不见，抚着这条条伤痕处处伤疤我强压怒火，挣扎在这无底深渊，乡亲们悲愤难诉仇和冤，乡亲们切斥怒向威虎山只说是苦岁月无边无岸”，中心思想是向参谋长诉说威虎山的土匪，欺压百姓，霸占民女，烧杀掠抢，无恶不做，十恶不赦的滔天罪行。接“谁料想铁树开花枯枝发芽竟在今天，从此我跟定共产党把虎狼斩，不管是水里走火里钻，粉身碎骨也心甘，纵有那千难遇万险，扫平那威虎山我一马当先。”在冥冥之中盼望的救星来了，见到了亲人表达了决心。这是一个群体的代表，是亿万受苦受难者的代表。无有遮掩，豪情满怀。在剧中李勇奇的唱腔委婉动听，唱词朗朗上口，表演细腻而豪放。

两个人物的对比，用花脸来塑造，缔造了人物的心声，在《铡》剧中包拯身穿蟒袍，从头到角一身古装扮相。李勇奇现在题材的现代故事，两个人物在剧中表演与体现是相同的，手法有所区别。包拯程式化演绎较多，脚蹬厚底靴，头戴相纱，口带长髯，身穿蟒袍，利用生活的演绎是无法体现的。但包拯刚直不阿，执法如山，为自己的子民伸张正义平冤屈，他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，在皇亲国戚的威逼下摘掉乌纱，也要为民做主。虽然包拯

和李勇奇身世不相同，包拯是龙图阁大学士，但他们的所作所为，都是为国为民。

从《铡美案》《遇皇后》《打龙袍》《打李驾》《赤桑镇》等系列剧中都能体会出包拯的正国威、为子民的耿耿忠心。在《铡》剧中，龙国太为了自己的女婿，阻碍包拯秉公执法。当龙国太横加干涉，坐在开封府大堂上时，把包拯置于进退维谷的境地，此时，他用低沉婉转的唱腔唱到“皇家官司难了断……”“难”字的字头、字腹、字尾，铿锵有力，“断”字出口，唱出的心声心情，在悦耳动听的前提下，必须表达出情感。李勇奇和包拯相比，后者是达官贵人，前者是一介草民，李勇奇就是受压迫人民的一个缩影，一个生活在低层形象代表。孩子，爱人被土匪杀害，自己又被抓走当劳工，后逃出虎口回到家中，见到体弱多病的老母亲，此情此景令人心寒。在《威》剧第七场中，他目睹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救治母亲对劳苦大众的关爱，有感而发地唱出了二黄散板：“这些兵急人难治病救命……”这样流传至今的经典唱段。在唱之前有段音乐，在伴奏中李勇奇的心理变化，通过舞台调式，肢体表演，音乐的节奏和李勇奇的肢体紧密结合，在音乐节拍中体现人物。“这些兵……”以静，以情，声情并茂，以情催生。一字一句送到每位听众的耳朵里。这个精戏，用这人来体现反差较大，每个字发音位置搁置在共鸣处，轻吐，轻收，似唱似念，唱中带念，念中带唱，送到听众心房里。

（作者单位 河南省京剧院）